

# 西藏的路

张淑敏



70年代,我离开河南来到了西藏。那时,西藏的交通状况堪称艰险。从格尔木到拉萨,是一条蜿蜒在戈壁与雪山之间的“搓板路”。千里旅途,车辆辗过的是砂石遍布的荒滩,深陷的是泥浆翻涌的车辙。车辆行驶其中,仿佛一叶扁舟在惊涛骇浪中跌宕。

1975年,我从内地休假回来,是从格尔木坐车到拉萨的。路上整整走了三天。当时正值夏天,路过戈壁滩时,温度高达六七十摄氏度。没有空调的驾驶室,犹如一座移动的蒸汽烤箱,烘烤得人喘不上气。每一分钟,都是对生命极限的挑战。一路上只有少数几个兵站,如荒漠孤岛般矗立在那里,为过路车辆人员提供食宿,别无商店旅馆。如果赶不上食宿时间,在这百里无人烟的地方,只能挨饿受冻。那天快过唐古拉山时,遇上了暴雨,车灯劈开雨幕,只见泥水漫过路基,根本不看清道路。司机只能凭着多年的开车经验,在泥水中横冲直闯,劈波前行。到兵站时已误了接待时间,我们一车三人只好在车内过夜。那夜,又累又冷、又渴又饿,加之高原反应,我呼吸困难,命悬一线,差点翻不过唐古拉山。待翻过唐古拉山垭口时,晨曦中骤降的气温让车窗结满了冰花,一下从高温跌到严寒地带,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到第三天,长途的颠簸使人备受煎熬,全身的骨骼都在抗议。无奈之下,只好半欠着身子站一会儿。那股难受劲,没有亲身经历过,是无法感同身受的。

拉萨到江孜的道路同样糟糕。1971

年底,我坐汽车从拉萨出发到江孜去。当时,拉萨到江孜的公路也是一条土路,一侧是刀削般的峭壁,一侧是奔腾的雅鲁藏布江,且无护栏。裸露的崖壁下江水翻卷着白色浪花,稍有不慎,车就会撞到山上或掉进江里。每到一拐弯处,车速都得减慢,司机紧鸣喇叭。会车时,因道路狭窄,双方司机都是小心翼翼,慢慢错过。更有那九曲十八弯的山路,更是让人提心吊胆。一路上,车轮碾过碎石的“叭叭”声,江水撞击礁石的轰鸣声,与“悬挂”在车窗外的悬崖,共同织就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旅程。

那时,我所在的江孜县,通往农牧区的道路格外简陋,晴天时,黄土漫天;雨天时,泥泞不堪,双脚陷入其中难以拔出。当时,县里只有一部小汽车,那是县委书记用的。书记下乡指导工作时,很多人都跑来围观。有人拍拍汽车说:“毛主席派来的牦牛真好,不吃草……”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当时,马和马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它们承载着人们出行的希望和物资运输的重任。机关工作人员下乡全靠骑马。我也成了马背上的汉族姑娘。马蹄叩击石板路的声响,在蜿蜒的峡谷里回荡,久久不息。

曾几何时,交通牢牢束缚着西藏的发展,阻隔着她与外界的交流。落后封闭的交通条件,像一根无形的绳索,限制和禁锢了一代又一代西藏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要想富,先修路”。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命脉,是人民幸福生活的源泉。青

藏铁路、青藏公路、川藏公路像一条条哈达盘绕在雪域高原,像一条条巨龙连接起高原与内地共同繁荣的纽带。

2006年7月1日,当第一列火车如钢铁巨龙般冲破雪山阻隔,驶向我梦牵魂绕的雪域高原时,我热血沸腾,激动得热泪盈眶,彻夜难眠。那不是普通的列车轰鸣,是藏家儿女千年的期盼成真。每当我听到歌唱家韩红的《天路》,我的眼泪就止不住流淌,内心翻起滚滚波浪。西藏的每一步发展都令我心潮澎湃,欣喜若狂。

2020年,我终究抵不过对第二故乡的思念,不顾自身年迈,亦不顾家人的阻拦,坐上儿子的车,重走青藏路,再踏“拉江”道。故地重游,重温旧时印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踏上青藏线,眼前的景象让我恍惚如梦。青藏公路已蜕变成双向四车道的高速公路,沿途的服务站,如明珠般点缀其间,既可食宿又能凭栏眺望草原上空缥缈的白云。过去三天的漫漫旅途,现在只需一天半舒适自驾。车内空调送来徐徐凉风,公路两旁绿草茵茵、牛羊如雪莲花散布在草原上,好一幅草青牧壮的美景。拉萨至江孜的土路路已拓宽成双向六车道。防护栏如银色缎带缠绕山间,柏油路似巨龙蜿蜒伸向远方。曾经令人心悸的“九曲十八弯”,已成为如今的观景平台,车辆行驶其间,从客观赏雅鲁藏布江的雄浑与青稞田的翠绿,一幅新西藏青山绿水的壮丽画卷展现眼前,让人目不暇接。

回到江孜,喜见同事和乡亲,久别重逢,格外亲切。卓玛、央宗、米玛偏多等几位姐妹,热情地端上了丰富的食品,斟上了青稞酒和酥油茶,围坐在一起,说不完喜悦心情,道不完离别情长。她们争相和我谈起江孜这些年的变化。她们说,现在不同以前了,公路四通八达,农牧区也实现了村村通。汽车、网约车、摩托车往返于各条路

上。大山里的人也走出去了。路通百业兴,江孜也成了旅游胜地,内地的游客来了一波又一波,把江孜的名片带到全世界,江孜的地毯远销到国内外。我原来的室友次达搂着我的肩膀说:“要不是交通条件好了,咱们这一辈子可能都见不着了。”然后兴奋地说:“小张啦,你知道吗?通了火车后,我坐上了北京、上海等地,观赏了内地的大好河山,这辈子值了!”

正说着,乡下房东的儿子骑着崭新的摩托车来了,笑着说:“听说你回来了,我阿爸阿妈可高兴了,让我来接你。我骑着摩托车,一溜烟儿就跑来了。”我惊讶地问:“你们那个地方原来骑马都很难走啊。”他笑着说:“现在公路修到家门,路上光溜溜的。村里的年轻人都买了摩托车,有的还买了小汽车、货车,出门可方便了。常听阿妈说,你在这里下乡时,害怕骑马还哭过呢,总是她为你牵着马。那个骑马背驮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了。”我又问他:“你们那里购物方便吗?”他说:“可方便了,我们都有手机,需要啥东西,在网上点一下,外卖就送来了。”变了,真的变了,我内心充满了惊喜。

返程时,儿子搬上一箱西藏生产的矿泉水。一看到矿泉水,我心里又泛起了激动。多年前与朋友畅想的“把雪水运往内地”的愿望竟成了现实!

五天的行程,像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我领略了西藏六十年巨变,颠覆了我对西藏的认知,心里装满了欣慰和感动。这六十年交通变迁,哪里只是路的延伸?是封闭与开放的告别,是贫穷与富裕的转身,是一首新时代西藏人艰苦奋斗、敢为人先的奋斗之歌。

我们的60年

紫叶线

九月双乡月 六十寸寸心

尚飞

九月风,分两岔  
一拂雪域一拂峡  
六十年前车辙浅  
五道梁上日头辣  
十岁影,追尘沙  
猎猎红旗映紫霞  
青稞熟了二十夏  
布宫金顶接云芽  
酥油香里学藏语  
经幡猎猎裹年华  
四十年,归渝家  
嘉陵潮打老石阶  
黄葛树高望远眼  
梦里常现雪莲花  
你看那,青稞穗  
沉甸甸,向蓝天  
我瞧这,稻子弯  
金闪闪,压田边  
一样的汗,一样的甜  
两地土,都养咱  
拉萨的雨,急如弦  
打湿转经人的衫  
重庆的雨,细如线  
润透吊脚楼的檐  
雨丝牵,心丝连  
一端乡,一端缘  
锅庄舞,踏醒草原  
摆手舞,摇醉江边  
六十年,风拂面  
双乡月,共婵娟  
我把思念,揉成棉  
一半暖藏,一半暖渝



## 寻找阿佳的酥油茶

刘莹

2006年的秋天,我和一位援藏的朋友来到了向往已久的藏北当惹雍措旁的吉松村。

我们要去湖边的一处象雄文明遗址,那是一处屹立在当惹雍措湖边的奇异山石。经历了亿万年的风雨雕刻,在圣湖边闪耀着神秘的诱惑。

遗址离吉松村大约有三四公里的距离,我们只能乘摩托车去。我们的骑手是两位十二三岁的藏族小男孩,他们对着我们憨厚地笑着,脸上的高原红在阳光下像绯红的云彩,衬托着那一双透亮纯洁的眼睛。

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当我们乘上打扮得花枝招展,还带有音响的摩托车后,我们会在一个山坡上沿一条布满大大小小的石头的羊肠小道上一路狂奔!我紧紧抓住扶手,从右边望去,山下就是蔚蓝的当惹雍措湖,蓝得迷人,蓝得失真、蓝得令人颤抖。和着音响中藏北地道的锅庄音乐,我们的叫喊声和摩托车油门的突突声混在一起,大有冲上云端的气势,让人仿佛回到了古象雄时代。

是的!那个时代遗留的脚印还没有远去,还在这长满草甸的岸边生长,刺向苍穹,映照日月。

好几次我们飞驰的摩托车与山坡几乎呈40度侧身前行。最惊心动魄的是,每每穿越只有石头没有路的几米深陡峭的山沟时,我无不小心翼翼地问小男孩需不需要我下来,他总是坚定地笑着说不用,一脸的不容置疑。我只好无助地将自己的命运交给这一路从未经历过的惊险了!令人安慰的是,山坡下蓝宝石般的湖水一直在我的双眼里跳荡、闪烁,心中溢满起伏的万般苍翠。

第二天清晨一大早,我们便来到村子背面的山坡上。吉松村保留了丰富的藏族传统建筑和民俗文化,雪山环绕的当惹雍措在这个清晨格外宁静,仿佛时间已经凝固。这一时刻,每个人的心灵都可以和蓝天白云相互凝视,忘掉尘世的一切烦恼和来时坎坷的人生路途。秋日,吉松村的清晨已有几分寒冷,我呆望着这一片湖光山色和有些陌生的时空,没有了言语。

“阿姨!阿姨!”我仿佛听见寂静的空气中有有人在向我们呼喊。定睛一看,才发现山坡下一位阿佳和一位10岁左右的藏族小男孩正向我们招手。我们好奇地顺着他们的呼喊下了山坡,他们母子俩热情地邀请我们来到他们的家中。原来,这位善良的阿佳已经从窗户中观望到寒冷清

晨中的我们,她刚刚煮好了酥油茶,便和儿子招呼我们到她家喝一杯酥油茶暖暖身子。

这时,湖面开始刮起了刺骨的寒风。热气腾腾的酥油茶把整个村子清晨的温暖都带给了我们。捧着这碗飘香的酥油茶,我在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村庄体会到了今生难以忘怀的温暖。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这期间,我也因为酷爱这片高天厚土和这里纯朴善良的百姓,由援藏转为调藏工作。“我愿意将我余生的光阴奉献给这片土地”,我对自己说。

2018年的春天,我下乡调研路过当惹雍措,我对司机说,请一定带我再去一次吉松村。同行的同事问我缘由,我说:“我要去寻找阿佳的那碗酥油茶!”

回到魂牵梦萦的吉松村,我凭着十二年前的记忆去寻找阿佳的那一座藏式房子。可是,那记忆中的老房子变成了两栋新房子,阿佳的儿子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讲明了来意,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们。我急切地问道:“阿佳呢?”他们回答“一大早去转湖了”。我马上请司机沿着湖边的新路带我们沿湖边寻找。阳光格外晴朗,湖水依然蔚蓝,当年小男孩骑摩托车带我飞奔在山坡上的惊险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而今,一眼望去,去遗址的路早已是一片坦途。路上,我在心中默念着,祈愿着,期盼能够奇迹般地遇见她。

遗憾的是,我最终没能见到这位阿佳。我一步一回头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吉松村。

“十二年前遇见的那位美丽阿佳,是否还在煮那一碗酥油茶?敬给风和云了,还是仍与儿子在早晨的寒风中将我呼唤?”

“我又来了,朝圣的你将门紧锁。阿佳啊,我手扶十二年前的那个寒冷的晨曦中,你端进寒风的那碗酥油茶,如这朗照万年的阳光,明媚出一片天空,积蓄了我一世感恩的雨……”

“忽然,山路上位莫拉(藏语意为奶奶)走过,难道,你的沧桑已经扶不起我一直流泪的记忆?”

“坐在你的门口,我的等待停靠在神山圣湖宝石一样的期待里,一万年的湖水漫过了酥油花的梦境……”

回到拉萨,我写下了《寻找阿佳的酥油茶》这首诗。

阿佳那碗风中的酥油茶将会一直伴随着我,直到永远……

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林间秋日

张成林 摄

## 一粒“特殊”的种子

贺舒州

不是为了“升官当老爷”,而是在群众需要的时候,有底气说一句“我是党员,我先上”,入党的动机在我心里更加清晰坚定了。

在党干什么?脚下的泥土,会记得每一步的分量。

2022年,我被组织安排到基层街道挂职锻炼一年,担任党工委副书记。出发前,父亲特意告诉我,“乡镇干部不是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而是要走到田间地头,深入到群众家中”。挂职期满后,我又回到了原工作岗位,可心里总是有着到最基层去接受考验的愿望,且得到了组织批准。我感恩组织,也未曾忘记父亲的教诲,丝毫不敢懈怠。到乡里工作的第一个月,我便走访了全乡7个村,掌握各村村情民意。在尼荣村,发现一户人家只有一名残疾母亲和一名未成年学生,连最基本的生活秩序都不能维持时,我当即组织班子成员和村“两委”班子的同志帮助打扫家庭卫生,更换损坏的家具,规整庭院。看着群众的满脸笑意时,我想对我们乡镇干部说,“在党干什么”有了明确的答案,是春耕时帮助缺劳力的群众撒下种子、是秋收时帮助群众收割庄

的“种子”,而培育好年轻干部,教育好孩子们,便是这样一颗颗充满希望的“种子”。后来,我一直在谋划着怎么给乡村“留下带不走的财富”:建强基层党组织,让村“两委”班子能挑大梁;培育致富带头人,让村民有奔头;搞培训,让村集体经济,让村里有钱办事;建设乡村书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让好风气传下去。

七月,乡里新的党员活动室建成了。我想以后这个地方不仅要成为办事的地方,更要成为年轻人学技术、搞培训的阵地,成为推广尼木乡特色产品的地方,让尼木乡的车厘子、蔬菜等一系列农产品走进拉萨市场,远销全国各地。

我时常在不同场合讲,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可能不会马上看到效果,但十年后、二十年,当这里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走向外面的世界,当这里的乡村更加兴旺,人们会记得,曾经有一群党员在这里播下过希望的种子。而这,就是我们能为党留下的最好礼物。

“入党为什么、在党干什么、为党留什么”这三个问题,我必定会一辈子都将其作为座右铭,忠实践行。我知道,只要把心扎根在这片土地上,把群众放在心坎上,答案就会写在乡间的小路上,写在丰收的田野里,写在老百姓的笑脸上。作为一名基层党委书记,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当我离任那天,有人说“这些年,他没把党员的身份当摆设,没辜负咱老百姓”;当后人接过接力棒时,会说“前人已经把路铺好了,咱们得跑得更快”。

我将用一辈子的坚守,回答好初心三问。